

# 审智话语与沉思美学

——读顾正祥的诗

□伍明春

顾正祥先生是当代著名翻译家,他的德语诗歌翻译成绩斐然,尤其是对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歌的翻译,堪称经典之作,已然成为当下汉语诗歌写作者的重要参照。

众所周知,在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历程中,很多优秀的诗人同时也是重要的诗歌翻译家,戴望舒、徐志摩、卞之琳、冯至、绿原等诗人莫不如此。与上述诗坛前辈一样,顾正祥的诗歌翻译和他的诗歌写作也相得益彰,构成一种内在的诗歌文本间的良性互动。尤其是荷尔德林的诗,从艺术表现手法到美学趣味,都深刻影响着顾正祥的汉语诗歌写作。阅读顾正祥的诗,笔者不禁联想到爱尔兰现代诗人叶芝的一首著名的短诗《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叶芝在这首诗里所着力勾勒的“青春”和“真理”之间微妙的张力关系,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突出的智性品格。在顾正祥近年的诗歌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种智性品格在语言、主题、形式等方面的多元化艺术表现。

与年轻诗人热衷于抒写风花雪月的情感不同,顾正祥的诗更多的是表现一位历经时代风云变化的成熟知识分子关于世界、人生、艺术的深切体验和独特感悟。他的诗大多采用审智话语而非传统的抒情话语,往往呈现某种突出的沉思美学品格。这些诗作既体现了宏

阔的想象视野,又具有深邃的诗思。譬如,诗人以乌云作为自我形象的参照物,表达了一种堪称沉稳而深邃的人生况味,他在《我美乌云》一诗里这样写道:“我美乌云/浓浓的乌云/你虽面目可憎/但有你的衬托/蓝天才更妩媚/人生才够回味无穷/我亲乌云/浓浓的乌云/有你的一往情深/大地才不干涸/江河才起波涛/山岭才变苍翠/我敬乌云/浓浓的乌云/多亏你疾恶如仇/以横扫千军之势/涤荡人间污秽/迎来万丈春晖”,从“美”到“亲”,再到“敬”,几个动词的微妙变化不仅体现了诗歌情境的起承转合关系,也暗示了写作主体对于“乌云”这一核心意象认识的不断深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为这首诗选取了一个副标题“我的美学观”,由此不难窥见作者在这里试图建构一种关于人生、自然和世界的“乌云美学”观:“乌云”并非一个自外于人生、自然和世界的独立存在,而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具有丰富内蕴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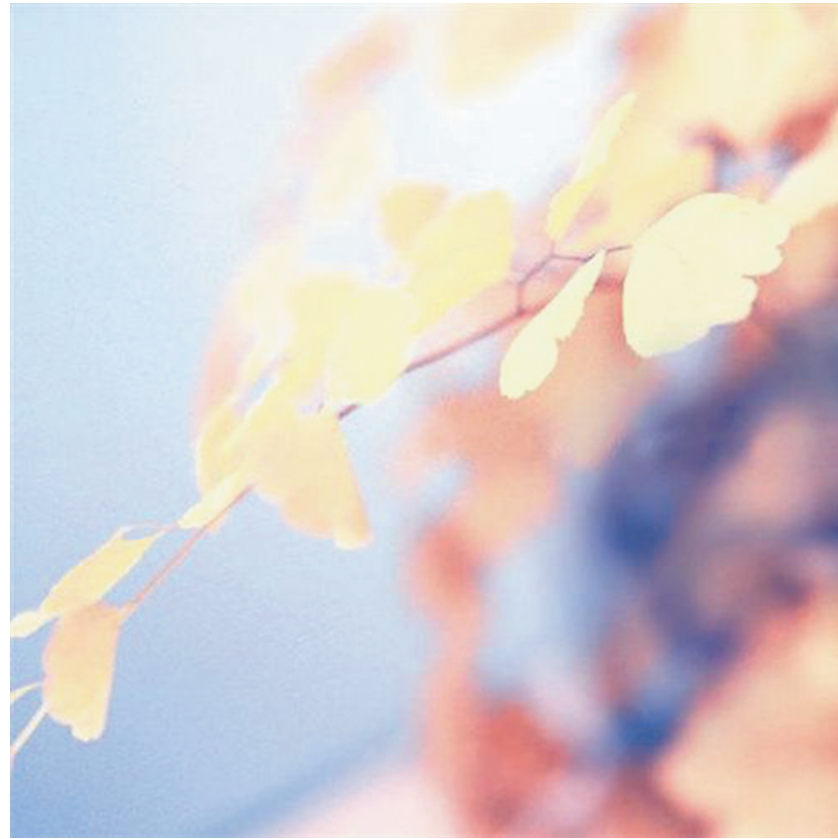
而在另一首诗《我是一个乞丐》里,作者别出心裁,通篇以“乞丐”自比,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历经艰难困苦、勤学进取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中第二节的表述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我是个执拗的乞丐/乞讨不分天气/无论阳光灿烂/还是狂风呼啸/都要向互联网乞讨”,面对我

们所处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位清醒、自觉的资深知识分子不甘人后,仍在不断地求索、思考着,并且用现代诗歌的方式作出诗性的反应。这种求索、思考的积极姿态一扫“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暮气,而是显得十分自信而从容。这种自信和从容的抒情姿态,在顾正祥的其他作品也多有呼应:“既是‘前辈’,莫滋生/白发和夕阳的哀悲/或许能用你的余热/为后人竖一座丰碑”(《“前辈”小议》)、“如今已届老年/问我有何期待/我成了变相的富翁/虽囊中羞涩/似有金山银山”(《如今已届老年》),这里所说的“丰碑”“金山银山”,不正是叶芝《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一诗里所说的“真理”的诗性化身吗?

自从移居海外之后,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显然也是顾正祥在诗歌写作过程中需要直面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位深谙中德两国文化的诗人,顾正祥以一种成熟、理性的方式找到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在《别喊我“老外”》一诗里道出了诚挚的心声:“别喊我‘老外’/我爱内卡河畔的图宾根/像爱扬子江边的大上海/别喊我‘老外’/我在图宾根穿街走巷/好似在紫禁城里徘徊/别喊我‘老外’/歌德席勒荷尔德林/和李白杜甫白居易/同是我的所爱/别喊我‘老外’/德意志和龙的传人/在我身

上汇成/同一个血脉”,不难发现,诗中列举的一系列中德文化符号,一方面突出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另一方面也充分流露出作者努力沟通、融汇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执着努力和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在《今晚为何相聚》一诗里同样强烈:“于是/就在这大厅/我斗胆想象/大西洋问候太平洋/内卡河拥抱扬子江/中华古国和德意志/同是养育我的爹娘/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皆是我驰骋的疆场”,在这里,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交融、相生共发的良性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想象的图景,更是像顾正祥这样脚踏实地的践行者以诗歌翻译、诗歌创作等方式不断探索、不断拓展的话语空间。顾正祥曾这样阐释他的诗歌翻译理念:“试图在跨越德中两种语言的鸿沟之后,让它们脱胎换骨,在另一语境中获得诗意的新生;既最大限度地反映原诗的内涵、形象和韵味,又企望在转化为目的语后也能出神入化。”这个理念,在顾正祥那里,恐怕不仅适用于德语诗歌的翻译,也适用于他的汉语诗歌创作中对于中外文化因素的融合贯通以及诗人文化身份的彰显。

总之,顾正祥的诗不仅为我们贡献了丰富的智性诗歌话语和较为突出的艺术形式探索,也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和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观照视角。



游目骋怀

## 百度千寻

□邵永裕

千百次与它擦肩而过,定睛端详它的容颜,仍有一种初逢的激动:山重水复,一席沙洲。蛰伏的民居,褐墙黛瓦,房前屋后,绿透篱笆。篱笆规整统一,圈出了菜园,也圈出了悠长的农家气息。村子因乡村振兴元素的嵌入,面貌变得焕然一新,且充满诗意,这就是大樟溪畔的中国画家村。

203省道沿大樟溪逆流而上,大约在92公里处,与溪相随的两岸山脉,右岸折成了山谷,左岸顺势延伸。白杜就夹在其中,形如一双捧水的巨手,指尖合拢的位置指向山谷,手掌合并的地方是栖居的村庄。她依山面溪,偎依于大樟溪畔,空寂寂,在这里存在了千百年。

白杜很小,小到可以一眼望穿。过百漈沟景区,绕过几道弯,便可看见大樟溪上俨然都江堰的溪坝,溪坝的左侧有块溪水冲刷而成的洲。这块洲地,在大樟溪沿岸,算是很小的,由于土肥水盈,容易养活人,加上水路发达,此地顺理成章成为宜居宜业的风水宝地。

洲地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在溪畔,另一部分在溪央。溪畔的部分成了村庄,溪里的部分,因形象酷似一匹骏马卧在大樟溪上,俗称“倒马”。

倒马也好,卧马也罢,当地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村庄的面堂是个谷地。构成谷地的左侧山脉,形似虎状,从远处蜿蜒而来,逼近大樟溪处扭成虎头,两脚一伸,踩在溪上,状如扑食,威猛人惧。溪里的过江卧马,本想戏水而去,迫于虎的淫威,不敢动弹,僵化成大地的永恒。千百年来,任凭洪水冲刷,卧马过溪的形状始终未被损毁。

白杜是以姓氏命名的村庄。古时大樟溪是五县水路交通要道,且处中游必

夜色,从墙壁的隐秘处一路蜿蜒我发现,光也会悲伤从时间的缝隙里,透露了一点风声音量渐无,却将告别像一束光直射令人无处可逃,无处可依那个古老的人间,带着放大的伤口沿着沧桑的路途经人间,又用光明将那些昨日和古老一一拂去燃起的暗夜,不再有墓志铭

海岸线

大地和山脉的重量,沉入地下吸一点海水的腥味儿,隔着日子反反复复地,翻着海浪腾着轻盈的蒸汽他们知道后面的那块礁石上安放了独自行走的粗犷什么也没发生安静得像是谁随意落下的寂寞一朵浪花上,藏起一片夕阳的金色也许就那么一瞬间礁石压住了一片梦的前行将海岸线,一遍又一遍拉长,伸直又浪然于水中谁说,岸边那一排排棕榈树间没有甜蜜的告别,只是,那里的梦啊太远,太模糊,兑了一阵阵潮声

种子

其实,种子也就是一颗种子农民眼里的春天落满山头上的每一根草尖露珠子从不告白蜿蜒的泥土上昨夜花落的香味儿还在地平线上期待也就是饱满了而已



倾斜

那朵菊花是倾斜的,可以看清一次风的重量,蜜蜂的起脚露水的危险或者山坡微微侧身

浅黄色的菊花,倾斜着太阳它倾倒着自己的芬芳

与万物一起奔赴季节

那一刻,我沿着新田村的冰白群走直到停在两棵槭树下,湖面没有纹波比秋林还安静即使两棵槭树,叶子颜色也是驳杂的走着不同刻度的时间像挂满木本的钟表

后来我漫步至对岸,大片的秋林变成微微倾斜的湖面水边的阔叶树,藤蔓交错漏下来的阳光洒在迷离的水面整座山林,只有我在它的内心漫步一芥往风的方向走往叶面翻转的方向走引着大地无声的步履,一直走

桂花树

桂花树在黑暗中酿酒它的香气像一团云雾悬浮在窗外馥郁逼退许多事物,留出空白许多夜行的虫子找寻着什么在清冷的环境里,总能听到窃窃私语也许它抖落簌簌细碎的花瓣而已

天下所有的桂花都是月亮中那颗洒下的种子它只在一棵树上稍作了停留而我们用许多黑暗拥住它以免它们在月影中抽身,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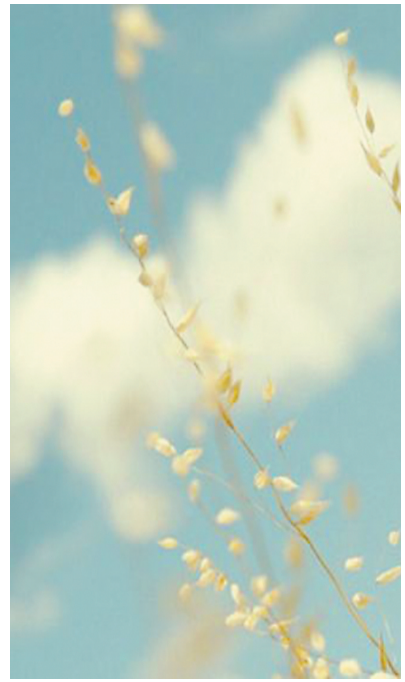


清晨,伴随着窗外鸟儿清脆的叫声,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床上,暖洋洋的。朦胧之时,耳中传来鸟声啾啾,听着它们诉说冬天的寒冷潮湿,议论着花树与小虫,叽叽喳喳,悦耳极了。岁暮天寒,窗外绿树轻摇,偶有落叶飘下,鸟儿叫声也特别凄厉高昂,它告诉我,冬天到了。

晨起,我沿着九曲溪边公路溯溪而上。青龙峡两岸的枫叶红了,像一团一团的火在树丛里燃烧。九曲溪水在脚下流淌,发出淙淙的声响。武夷山的树木,除枫树外,还有槭树、盐木肤树、小从漆树等数十种落叶乔木与各种灌木的叶子,一遇秋霜也会转红。各种树叶红得有深有浅,与成团的红枫叶组成了万绿山水中争红斗艳的武夷风景。

冬日的武夷山,天总是这么清明。一眼望去,那么高,那么远,不禁让人心旷神怡。远远望去,大王峰、玉女峰巍峨高耸,九曲溪在群山绿树之间蜿蜒而下,发出哗哗的奏鸣声。偶尔,一只小鸟飞过,一片云彩飘逸,你的心情会为之颤,忍不住感叹武夷之美。

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发源地。十四岁的朱熹来到武夷的五夫镇生活,而后五十年,他长居于此,求学、办学、著书立说,流传千古的朱子理学,便是在这里诞生。在五夫镇,朱熹曾经就读过的兴贤书院,如今已成为游客的打卡胜地。“莲叶何田田,灰白兴贤镇”,让不少文人墨客心生向往。我漫步到书院门口,石板长苔、斑驳灰暗的门楼依然高耸,上嵌的匾上,朱熹手迹“兴贤书



百姓记事

## 冬之晨

□鲁力

院”四个遒劲大字依稀可见。

站立于“兴贤书院”之前,我猛然醒悟,朱熹之所以选武夷山为治学之地,无非有四宝:山美、水清、茶香、鸟鸣。这些独特环境,吸引了朱熹、陆游、辛弃疾等陆续聚会于此治学论道、吟诗作赋。我们来读一读朱熹的《茶灶》:“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罢爨方舟去,茶烟袅细香。”除了山水之外,茶香对这些文人雅士绝对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朱熹、陆游、辛弃疾先后多次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他们被当地人尊称为“三翁”。陆游、辛弃疾也有不少品茗论茶的诗词涉及武夷茶,陆游的《闲游》诗曰“平生万物扫除尽,犹带茶床茶灶来”;在《喜得建茶》中夸赞“舌本常留甘尽日,鼻端无复解如雷”。辛弃疾作有《临江仙·试茶》等诗作。喝茶在古代理人的笔下表现得意趣盎然。

除了咏山、咏水、咏茶之外,这些文人雅士也被武夷山的鸟雀迷住,写了不少咏鸟的诗。古人有所谓“寓言”,即离鸟之鸣声。朱熹就是知鸟之高人,他的

不少诗作就是写鸟的,如:“提葫芦,沽美酒,春风浩荡吹花柳。不用沙头双玉瓶,鸟歌蝶舞为君寿。”“提葫芦”即作为一种离鸟之鸣声,朱熹用鸟鸣声寓意,即提葫芦而买美酒也;“不如归去,孤城越绝三春暮。故山只在白云间,望极谷深无处处。不如归去不如归,千仞冈头一振衣”,其中的“不如归”指的是杜鹃之啼声。从末句“千仞冈头一振衣”可知,此诗乃写杜鹃也。陆游写鸟的诗句也不少,如“投空飞鸟杂落叶,极目斜阳衬衰草”“栖鸟亦已鸣,一翻去翻”“积雪楼台增壮观,近春鸟雀有和声”等。百鸟在诗人的笔下写得活灵活现。

这里更是鸟儿的天堂,名鸟众多,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就有黑鹇、中华秋沙鸭、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等。名贵鸟类还有海南虎斑雉、黑冠鹃雉、凤头蜂鹰、鸢、草原雕、苍鹰雀鹰、白尾鹞、游隼、勺鸡、灰鹤等几十种。白头翁、翠鸟、大白鹭、戴胜、白耳画眉、青背山雀,更是随处可见。

冬天是多愁善感的季节。再登武夷山,不觉之间,大学毕业四十年了。一群老友聚于山水之间,似乎想从九曲溪中寻回青春勃发的当年。我想起朱熹诗曰:“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山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这时,天上有一只鹰雕飞过,发出“哨”的叫声,在空谷山林中回荡。沿着公路漫步,一阵寒风吹过,树叶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从树上飘落而下,顿觉林寂大山寒。暗红的树叶铺满了小路,染了冬色,醉了夕阳。

## 光线与古老

(外二首)

□安方

是要生长的发芽也是犹豫前一瞬间的希冀都落下去了,摊开手心里的掌纹听一首春风的歌谣年年月月今生往世都变成向上的方向需要的前方明天是一个词语字迹清晰,不必铭刻苍翠的山林,都在那儿在那儿了的



12月新人 安方,原名翁晓玲,1984年生,福建福清人,小学教师,作品散见于报刊。本文为新作之二。

新人新作